

生/活/随/笔

## 李庄月微凉



唐御伦

宜宾的冬夜雾露深重，夜游李庄不是原本计划的旅程，路上听闻李庄夜景甚美，又收到了小妹的诚挚邀约，心态也从“可往之”变成了“向往之”。

李庄在宜宾下游十数公里处。我虽不知李庄的历史，但“万里长江第一古镇”的名号也让人不难想象商贾往来、货物繁忙的盛景。在沿江的半坡公路行了二十多分钟，看见一片璀璨灯光。“那是李庄吗？”“那是李庄月亮田。”问答未竟，人人扶椅半站，伸颈眺望，期待值已然拉满。

夜里的李庄灯火通明，旅人稀稀拉拉。乌泱泱一群人下了车，三五成群地消散在李庄的霓虹里，像一滴墨汁融进江水，察不出半分踪影。写着“李庄”匾额的牌坊和笔直的石板路，变成了手机里色调素淡、明暗分明的风景照。今夜无月，却正应了月夜清冷的景致和情调。

从牌坊直行到江边，左转，又朝着上游行去。灯光比不得日光明亮，直到走到跟前才看到营造学社旧址的标识。早已闭馆了，举头还能隐约看见高耸的山墙。只好继续信马由缰。

美好的遇见往往是偶然。我们随意走过一条巷子，景物突然明亮起来。石桥横跨碧水，连接起飘在水面的错落建筑，勾栏、斗拱、檐角、屋脊上的灯光落入水中，化作金鳞，聚成银河，又散为繁星。有人坐在水边的椅子上，目光懒散，不言不语。遮阳伞隔断霓虹，洒下一圈阴影，像是挡住月光一般，分出黑夜的层次，充作了休憩旅人的无声心绪。悄悄地，一叶木舟载着玉兔和孩童，仿佛从月宫闯入这宁静水乡，穿过石桥的圆拱，揉碎了水中半月。多久没见过这般景色了，这微凉的冬夜，这静谧的人间。

我们才想起没有会一会李庄的“三白一黄”（即李庄特产白糕白肉白酒黄粬粬）。边走边寻，又回到了同济路上的李庄牌坊。找不到目标，只好在网上搜了一家小有名气的曹老幺白糕店。

按图索骥，导航将我们引向一条小巷。从几盏路灯，到隐隐光亮，再到漆黑一片，夜渐次黑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路旁的建筑也从屋舍井然的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变成了紧密拥挤、屋檐低矮的老旧民居。巷子曲折却不狭窄，四五人仍可并行。老房子颇具生活气息，有的墙上装了空调，有的屋檐下挂着衣物，有的窗棂晾着风吹萝卜条。行走其间，也有些不一样的趣味。

走出黢黑的小巷，路灯高大，店铺相连，夜复又明亮起来。临近九点，不少小店已关门歇业，把本应灯火辉煌的街道涂成了光斑跃动的幕布。遗憾的是，引我们来此的白糕店也在歇业之列。再往前走两步，是古镇最负盛名的何三白肉，虽开着门，白肉却已售罄。遗憾再次袭来，感觉糟糕极了。

不，美好的旅行不该这样。我提醒自己。或者，该等一等道旁树的落叶，磨一磨石板路的棱角，嗅一嗅民居厨房的饭菜香。此时，再看这条石板光滑的街巷，它竟又充满了生活的随性与洒脱。店铺老板转换了身份，有的呼朋唤友、推杯换盏，有的斜靠在躺椅上假寐养神，有的嗑着瓜子串门闲聊，有游客上门就招呼两句，全然失去了白天招揽客人的热情。三三两两的游人也轻松闲谈，自顾自谈笑散步，见稀奇物件便与店主略略攀谈，也不赶路、也不打堆，各得其乐。

我们忘却目的，不再刻意寻找。不曾想，错过了曹老幺白糕，却遇到了张氏、王氏、宛氏白糕。欢乐地试吃，潇洒地离开。其实不止白糕，白肉、白酒、黄粬粬也都水灵灵地不期而遇了。原来，静下心来，不把自己当作旅行者，才是最好的旅行。

离开李庄时，看到古镇边上一家酒店以“四月天”为名，又想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在此旅居。那炮火纷飞的六年困顿，他们是如何走过夜里幽深的街巷，才把漆黑的夜色调出了皎洁的月色？

（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总工会）

乡/村/故/事

## 一炷香



唐富斌

一炷香，在春节总被老家人提及。

我老家在万盛黑山，三叠水瀑布群北侧的一个垭子。这里的人们与生俱来习惯爬坡上坎、翻山越岭。我相信他们不会用一炷香去襄助品茶的闲适和雅兴，但香的意象一直袅娜在他们的心中。

春节是年的心脏。山里山外，亲人欢聚，香的辣的，海吃海喝，一浪浪把年的喜乐推向高潮。但无论怎样撒欢，乡亲们总忘怀不了远去的先人。因此，春节里的一炷香，便成为山里人沟通先人灵魂的信物。

年三十，乡亲们首先持一炷香恭请先人团年。照传统，用草纸制作纸币、袱子（即小纸钱包），毛笔书写奉礼帖子。

帖子自右到左竖写。第一列，奉送纸钱包的时期和纸钱的数量，即，“今逢年尽（末）之期，虔具信袱，共××包××圆”。第二列，两个字恭敬地居于下方：“奉上”，意即跪请先人收礼。第三列，对所孝敬的已故先人，忌讳直呼其名，多用敬语。如祖父祖母，即为，“故显祖某（姓氏）考公、妣母（男右女左，并列而排）讳某某（并列而排）老大人、安人（并列并排）正魂名下收用”。第四列，居下方，一个“孝”字开头，按长幼顺序写上奉送袱子的人的名字，如，男某某、媳某某、婿某某、女某某，等等。紧随其后，写“叩首”二字，以示“奉上”“收礼”后，敬孝之人再行叩拜礼。第五列，落款送礼的时间，即，“天运（或吉运）某年某月某日（依农历）、公元某年某月某日火中化帛”。

其次，根据团年饭所备的菜肴、酒水、碗筷摆席桌，以先人辈分安排座次，并在每个位置放上奉礼帖子。赓即，点香，恭请先人降灵进餐，后人敬酒三巡。在先人之灵进屋团年之际，通道保持畅通，大人小孩切忌喧哗和触碰桌凳，免生不敬。随后，家人按长幼，依次于席桌前向先人作揖、磕头拜年，并说上一些感恩、祈福的话语。接下来，化

心/香/一/瓣

## 无花不成年



殷艳妮

保年年有余、岁岁不断。一定要有猪头和猪尾，寓意有头有尾。如今，大鱼大肉已经不香了，过年我是一定要买花的。

我近几年更钟情于蜡梅。它的花朵宛如冬日里的精灵，小巧玲珑却精雕细琢。花瓣有着半透明的蜡质纹理，仿若轻覆着一层薄霜，于黯淡的天光下闪烁着温润而柔和的光泽，是大自然以阳光为墨、霜寒为纸，精心勾勒出的杰作。其色或醇厚如蜜蜡，或淡雅似琥珀，深浅皆宜。花瓣相互依偎，簇拥成精巧的花盘，中心那嫩黄的花蕊纤细娇柔，仿若沉睡在金色襁褓中的婴孩，静谧地散发着香气。这香，不似他花甜腻浓烈，而是清冷澄澈，无畏霜寒。

提及蜡梅，不得不提我的家乡北碚，有五百余年的蜡梅种植历史，鲜花远销各地，更有蜡梅香氛、蜡梅香水等系列衍生产品，将香气完美封存、别具一格。每至腊月，北碚静观镇、柳荫镇的山峦间便成了蜡梅的海洋，金黄灿烂，漫步其间，轻抚那一朵朵小巧的金黄花朵，仿佛能感受到岁月的静好与生命的顽强。

前几日，居住南京的同窗好友寄来他亲手栽种的稻米，粒粒饱满。我则为他订了一盒家乡的蜡梅，从北碚启程，次日便送达他的手中。好友欣喜不已，直呼：“香！太香了！”那淡雅的梅香，跨越了山水，亦让家乡的年味在异地生根发芽。

蜡梅作为年宵佳卉，优势斐然。它耐寒，冰天雪地中能傲然独放；花期长，易养护，能伴人长久；色香俱全，韵味俱佳。蜡梅的味道，是年的味道，更是家乡的味道，岁岁年年，永不褪色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诗/绪/纷/飞

## 腊梅花开（外一首）



周航

并非所有花开都需绿叶陪衬  
并非所有怒放要借助春日暖阳  
腊梅花开！一片片  
枯败的黄叶在省略……独有  
簇拥的诗意在枝头，喧闹  
喧闹声中，淹没了曾经的浓绿  
那渐次坠向泥土的回归，告诉世界  
诗意也与寒风有关  
诗意不必在春风里争奇斗艳

腊梅花开，让人明白  
优美，也可与一切荣辱与衰败  
共生，并存

## 一枚叶

一枚叶，集齐了春夏秋冬  
之后，便无声地坠落  
曾经的阳光，爬行  
喘息在曾经凸起血脉上  
扑入泥土，更无需多言

所有的，都交给风

就像，人这一生  
沟沟坎坎逐一跨越  
安静时，也会把夕阳和月亮撞到一起  
唯一的那颗泪滴，仍在  
那株早已死去的狗尾草上  
摇曳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长江师范学院教授）